

青春

亚历山大·鲍依翠柯著



青春



青春

亞歷山大·鮑依琴柯著

孺子牛譯
張初蓀校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描写了1921到1930年間乌克兰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經济、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进行的艰巨工作。在这些艰巨的工作中，共青团始終是苏联共产党的可靠助手，共青团員們团結在党的周围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当时的經济破坏及飢荒作斗争，为消灭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这部小說有力地反映了当时乌克兰的革命斗争情况。

作者描繪了老布尔什維克依斯克洛夫的形象，他不但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給人民，而且热爱青年，善于了解青年，把青年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此外，作者也塑造了华西里、瓦吉姆等青年人的形象，他們不畏艰苦，不怕流血牺牲，始終把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作为終身斗争的目标。作者通过这些人的工作、学习、生活、爱情描写了他們的崇高品質，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和匪徒作斗争的英勇气概。

这部小說从头到尾充滿了革命热情，給讀者以很深刻的阶级教育。

АЛЕКСАНДР БОИЧЕНКО

МОЛОДОСТ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ЛКСМУ "МОЛОДЬ"

КИЕВ 1955

主要人物表

依斯克洛夫——老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干部。

齐纳意达——依斯克洛夫的妻子。

原兹玛——老锻工。

维克多——火车交轨站的政治委员。

格拉莎——维克多的妻子。

华西里——钳工，肃反工作者。

斯特列卡连柯——老钳工。

莫尔日涅夫——钳工，肃反工作者。

安得烈——钳工，后为共青团支部书记。

瓦吉姆——共青团的领导干部。

娜塔莎——斯特列卡连柯的女儿，安得烈的爱人。

阿隆——钳工，后为边防军人。

卡拉希——老贫农。

阿辽沙——肃反工作者，华西里的助手。

雅勃路宁柯——复员军人。

奥丽格——雅特琴柯的妻子。

查哈尔——复员军人，村苏维埃主席。

奥朗娜——查哈尔的妻子。

鲍利斯——共青团员。

达尼亚——瓦吉姆的妻子。

彼列只其卡——匪部首领。

雷察克——技术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斯古拉——火车司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托瑪拉——机車庫辦事員。

庫辛——省執行委員會委員，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波波夫——共青团員，后蜕化为反革命分子。

科夫貝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黑炭——匪幫小頭目。

契日——卡拉希的儿子，曾为匪徒。

赫瓦里柯——段長，个人主义者。

澤姆良斯基——工程師，烏克蘭民族主义分子。

木哈——二流子。

奧努弗里——富农，匪幫的头目。

費特琴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斐多尔·鮑洛金(綽号叫蒼鷺，化名为华尔朗神甫)——暗藏
的反革命分子。

尼洛夫——區黨委書記，托洛茨基分子。

尤爾雅——女間諜。



第一 部

1

火車交軌站的黨支部書記依斯克洛夫清晨回家，老遠就看見兩個緊貼在玻璃窗上的孩子的面孔。依斯克洛夫還沒有走進走廊，他的兩個兒子，四歲的雅沙和兩歲的米沙就向他跑來。他雙手抱起他們，走進了房間。兩個孩子都用小手緊緊地摟着爸爸的脖子。

“想我了吧？”依斯克洛夫微微一笑，疼愛地緊緊抱着他們。一股溫暖的感情充滿了他的心頭。

他在凳子上坐下，捉弄地瞧着孩子們，一面把手伸進軍大衣的口袋。兩個孩子都用焦急的眼光期待地望着爸爸。依斯克洛夫從口袋里掏出兩塊大的黑面包干，給他們每人一塊。

雅沙一面咯吱咯吱地嚼着面包干，一面向爸爸說，天還沒亮時，媽媽就排隊買面包去了，格拉莎孀孀來過了，還帶來了一些烤土豆。

依斯克洛夫看到孩子這樣可憐，不禁感到心疼。他慢慢地向房間的四周打量了一下。雖然已經四月天了，但到處依然可以看見冬天的痕迹：牆壁上殘留着潮濕的、漏雨的斑點。窗上沒有窗簾，枕頭上沒有枕套。所有的東西都拿去換面包了。眼看連換面包的東西也快沒有了。

依斯克洛夫慈愛地撫摸着孩子們頭髮蓬鬆的腦袋，心里想：“你們的日子可真不容易過呵，孩子們！不過，沒什麼，我們能過到好日子的，將來會有幸福的。”

他去參加了俄共（布）黨第十次代表大會和運輸工人代表大會，現在剛從莫斯科回來。在莫斯科他感受到了終身難忘的快樂：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跟他談過話！

依斯克洛夫想趕快到機車庫去，跟同志們談談自己在莫斯科的見聞。

“孩子們，咱們來洗洗臉！”

依斯克洛夫脫下軍大衣，倒了一盆冷水，把上身脫光。他迅速地洗完后，換了一盆水，便開始用毛巾使勁地擦胸部和背脊。

依斯克洛夫這個擦身的習慣，早在他被關在沙皇監獄里的時候就已經養成了。從那時起，無論有多忙，無論在什麼時候睡覺，他總是在同一個時刻起床，並且首先做體操和擦身。

雅沙站在爸爸身旁。他怯生生地把手指尖放到臉盆里，然后又把手放到臉上，皺着眉頭，擦着鼻子和下巴。

“雅沙，好好地洗！”父親說。

米沙搖搖擺擺地朝臉盆走來。他稍微猶豫了一下，就用手掌在水面上拍打起來，快活得哈哈大笑。

“媽媽回來，就要揍你，”依斯克洛夫忍住笑，吓唬米沙說。“你瞧，洒得滿處都是水！”

“爸爸，我要吃東西，給我一塊麵包！”雅沙請求說。

依斯克洛夫很快地穿上了衣服。

“你剛剛吃過了麵包干的呀！……等會兒，媽媽就要回來了，她會帶麵包來的，那時咱們一起喝茶。”

孩子們要吃東西，但依斯克洛夫知道，家里就連一塊面包皮都沒有。只要依斯克洛夫的妻子，齊納意達，帶着口糧剛一到家，孩

子們就会馬上把面包和她燒好的甜菜湯一起吃个精光。

依斯克洛夫看到，孩子們快要弄得哭哭啼啼的了。

“來，孩子們，咱們騎馬買面包去！”他向孩子們提議說。“米沙，你爬到我背上来！雅沙，你來趕馬！好，走吧！”

但雅沙也想坐到上面去。

“我，我也要騎馬！”他叫道。

依斯克洛夫把兩個孩子放在背上，嘶叫着，噴着鼻子，活象一匹真馬，背着孩子們在房間里轉來轉去。

齊納意達排队買了面包回來，正巧碰上這嬉戲的場面。她一看看到丈夫，好象馬上就變得年輕起來，眼睛里閃出光芒。

“喂，下來吧，咱們到啦！”

依斯克洛夫走到妻子跟前，擁抱她，熱烈地吻她。

孩子們朝媽媽奔來，說道：“媽媽，吃——吃！”

齊納意達從籃子里拿出一塊不大的面包，把它放在桌上。她眼睛不望着依斯克洛夫，低聲說：“以後可怎麼辦呢？看着孩子真可憐……庫茲瑪的妻子和女兒都死了，他自己好容易才熬了過來……”

“別失望，齊納意達，事情會好起來的，只要我們好好干活，將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依斯克洛夫柔和地說。

“也許我們等不到那時候就會死了！”齊納意達切下兩片薄薄的面包生氣地說。“你是書記呀！你只要說一聲，就會發給我們……為了孩子啊！”

依斯克洛夫搖搖頭。

“從別人嘴里搶過來給自己，是不是這樣，齊納意達？”

齊納意達什麼也沒有回答，只是歉疚地望着丈夫。他向她微微一笑。

“你到維克多家去過沒有，他們怎麼樣？”依斯克洛夫改變了話

題。

“医生囑咐維克多躺着，但他却每天都到我們家里来。他等着你回来，等得心焦死了！格拉莎象往常一样，又要看护維克多，又要干活。哎，看他来了！”齐納意达补充說，她从窗子里看到了維克多衣冠不整的、修長的身影。

火車交軌站的政治委員，依斯克洛夫的老朋友維克多走了进来。依斯克洛夫不在家的时候，他消瘦了許多，所以依斯克洛夫覺得他显得更高了。

“你怎么还走出来，发瘋了嗎？医生明明叫你躺着的呀！”依斯克洛夫擁抱着朋友，說道。

“等一等，依斯克洛夫，讓我喘口气，”維克多好容易喘了口气，說道。他在凳子上坐下，閉了一会儿眼睛。“我怕躺着。我覺得，要是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得啦，这有什么好談的呢……你講講莫斯科的情形怎麼樣，代表大会开得怎樣。”

“好，維克多，非常要緊。”依斯克洛夫笑着热烈地說。“聽說，一切

来……”

“別失望，齐納意达，事情会好起来的，只要我們好好干活，將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依斯克洛夫柔和地說。

“也許我們等不到那时候就会死了！”齐納意达切下兩片薄薄的面包生气地說。“你是書記呀！你只要說一声，就会发給我們……为了孩子啊！”

依斯克洛夫搖搖頭。

“从別人嘴里搶过来給自己，是不是这样，齐納意达？”

齐納意达什么也沒有回答，只是歉疚地望着丈夫。他向她微微一笑。

“你到維克多家去过沒有，他們怎么样？”依斯克洛夫改变了話

“你得吃点儿东西再走，否則又要整天挨餓！……”

“不要緊，我到食堂去隨便吃点儿什么就行。”依斯克洛夫說着便和維克多走了出去。

依斯克洛夫送維克多回家后，就向車站走去。他穿过裝貨場，爬上了黑山。从这里他能望見整个火車交軌站，就象一片极大的墓地，里面埋葬着数百輛機車和車廂。

还在不多几年前，每天总有数十列火車从这里朝四面八方开出去。那时，这儿的生活是沸騰的，而現在却象墓地一样寂靜。

然而，并不是只有火車交軌站才是这样的。在勃洛塔索夫·雅尔附近的面包厂那儿，也矗立着光秃秃的、熏黑的墙垣。捷米也夫卡的大糖厂的厂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叫人心里害怕。制磚厂倒塌了，那些磚块瓦片都被附近的居民搬光了。只有那些高耸的、不再象平日一样冒出一縷縷黑烟的烟突才使人想到这儿曾經有过工厂。

“我們在國內戰爭中获得了胜利，而現在在我們面前却站着一个新的严酷的敌人——經濟破坏……要使一切都恢复过来，需要多少劳动哟！还得克服多少艰难困苦哟！……傍晚前应当挑出一輛機車，动手修理，”依斯克洛夫这样想着，朝黑山上的公墓走去，山脚下的鉄路上停着一輛輛毀坏了的機車。

在一个廢鉄堆上他看見了機車庫的鍛工庫茲瑪。

“庫茲瑪！”依斯克洛夫高兴地喊道。“你好呀，朋友！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庫茲瑪对他的問候沒有回答一句話。

最近庫茲瑪碰到了許多伤心事儿。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了，唯一的儿子又跟着流浪汉跑掉了。庫茲瑪自己又害着重伤寒。就在不久前，他那魁偉健壯的身体在工人中还是数一数二的，可是現在他的背駝了，瘦弱的手显得更長了；在他那双深灰色的、凹下去

的眼睛里凝聚着悲哀和忧虑。

很早以前他就認識了依斯克洛夫。在德國人占領時期，黨派依斯克洛夫到基輔來搞地下工作，他就在庫茲瑪的家里建立了一個存放違禁書籍的書庫。從那時起，他們的友誼就開始了。

現在庫茲瑪覺得，破壞得如此嚴重，簡直是无法修復。這想法使他很耽心，他很想和依斯克洛夫談談，但依斯克洛夫整整三個星期沒在家。

“聽說，你很痛苦，庫茲瑪，”依斯克洛夫在廢鐵堆上、在庫茲瑪的身旁坐下，直率地說。“關於你兒子的事我會向‘契卡’^①的華西里說，讓他們去找……”

“依斯克洛夫，難道只有我才這樣痛苦的嗎？”庫茲瑪低聲說。“你瞧，四周在發生什麼事情……人們都快餓死了，也沒有衣服穿，到處都象墓地一樣，唉，唉，一切都是那麼死氣沉沉的！……”

“你這是什麼話，朋友，你怎么透過熏黑的玻璃來看生活呢？”

“我看你呀，大概是透過粉紅色的眼鏡看生活的吧？……”

“不，我是用布尔什維克的眼睛來看生活的，全面地看生活……”

“你倒象買馬的老爹了，他數了數馬的牙齒，又看看尾巴，可是牽到家，馬還是死了！”

依斯克洛夫友善地拉着庫茲瑪的手。庫茲瑪困惑不安起來。

“你，依斯克洛夫，別見怪……你明白，我心里苦惱！告訴我，既沒有錢，又得不到幫助，難道這樣能度過難關嗎？資產階級製造糧荒來餓死我們，怎麼辦呢？”庫茲瑪不安地望着依斯克洛夫的眼睛，問道。

依斯克洛夫很清楚，這個忠誠的人在國家困難的時刻所以得

^① “契卡”是全俄肅反委員會的簡稱。——譯者

出了不正确的結論是因为敌人散布的那些謠言在作怪。

依斯克洛夫問：

“我們不是曾經有足够的力量粉碎了一切敌人的嗎？”

“是的。可是那是战争，而現在……”

“現在嘛，就靠这双手，”依斯克洛夫又抓起了庫茲瑪的手。
“一切都会搞好的。”

“靠这双手？”庫茲瑪怀疑地看着自己消瘦的手。“你这是什么話，依斯克洛夫，你是在愚弄我，取笑我嗎？”

“不，我說的是实话……你回想一下在德国人統治下的地下工作吧。那时你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可是你从不怀疑我們的胜利。为什么那时会这样的呢？”

“那是因为当时我觉得，烏克蘭人民不能忍受德国人的奴役。当然，要是沒有俄罗斯人的帮助，我們也不能解放烏克蘭……”

“是的。現在俄罗斯人仍旧在帮助烏克蘭人，而烏克蘭人也在帮助俄罗斯人。你信任过党的事业，信任过自己的力量。而現在呢，希望你还能那样。象你这样的人，庫茲瑪，应该成为我們的支柱。”

庫茲瑪沉默着。

依斯克洛夫站起身来，說道：

“晚上到机車庫来。大家一起討論討論。”

2

当天晚上举行了交軌站的工人會議。工人們集合在供中修的机車庫里。大窗子上只有几块熏黑的、晦暗的玻璃是完整的。机車庫中阴暗，潮湿，寒冷。

修車坑上停放着一輛“III”型机車。与其說它象一輛机車，

倒不如說它象一只裝置在旧輪子上的鍋爐。

依斯克洛夫繞过機車，向它瞥了一眼，然后爬上了工作台。

“同志們！”他大聲地說。

機車庫中靜了下來。

“同志們，你們派我當代表去參加全俄運輸工人代表大會……會上我們討論了我們鐵路工人應當怎樣更好地執行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的決議。我們狠狠地打擊了反對列寧的人……我們給列寧發了賀電。聽到有人說，弗拉基米爾·列寧要來參加我們的大會。有一天，我們正坐着聽發言，大廳里突然掀起了一陣難以形容的騷動。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鼓着掌，高呼：‘我們的列寧萬歲！伊里奇萬歲！……’我看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朝主席團走去。在我旁邊站着一個老头兒，活象我們的斯特列卡連柯。我瞅了他一眼，他呀，就象個小孩子似的，高興得在流眼淚。接着他走到列寧跟前，擁抱了伊里奇，吻了他，說道：‘你是我們親愛的父親！……’同志們，當時我的心情，真是說也說不清！……列寧讓那個老头兒坐在主席團里，靠近他自己的身旁，然後向代表大會講話，他感謝大家對他的歡迎。

“列寧開始講話了，我站在過道旁邊，緊靠着牆壁。我怎么到那兒去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只是听着，听着……列寧說，我們應當怎樣工作……我覺得，伊里奇好象不是在克里姆林宮工作，而是在這兒，同我們一起在機車庫中工作。也好像他不是住在莫斯科，而是住在这里，薩彼爾村中，他什麼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知道彼列貝其卡和他的應聲蟲們是危險的敵人。列寧非常信任象斯特列卡連柯、華西里、莫爾日涅夫這樣的人……他非常信任我們大家！我就這樣想着，卻沒有注意到伊里奇已經從講台上走了下來。忽然有人在我的背上輕輕地拍了一下。我抬起頭，楞住了……伊里奇就站在我的面前。由於意料不

到的兴奋，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真的，我的舌头好象不听使喚了。而列宁站在那儿，望着我，对我微笑着。然后他打趣地眯起左眼說：‘这就是您呵！您好，依斯克洛夫同志！’伊里奇拉起我的手，紧紧地握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明白过来。我想，他怎么会認識我的呢？我望着列宁，沒有放开他的手。‘有人告訴我，說您是个特别喜欢斗争的人，’伊里奇說，好象他沒有发现我的窘态似的。‘您向交通运输政治管理总局宣战了。这很好！布尔什维克应当时刻为着澄清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我找您有一件事。党和政府对铁路工人抱着很大的期望，而你們的基輔火車交軌站又是处在資本主义的大門口。請您向工人同志們說，我們期待着他們出色的工作，而我們也要尽可能地帮助大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說。‘我們把一切都做好！铁路工人是不会空口說白話的……’同志們，我这样回答伊里奇，对嗎？”

“我們的列宁万岁！”斯特列卡連柯高呼着。

“万岁！万岁！”机車庫里响彻了欢呼声。

“伊里奇在等着我們的消息。我們怎样回答列宁呢？”依斯克洛夫激动地問。

“修好一輛机車，我們整个工作队乘着这輛机車去看列宁，再好的回答想不出来了！”共青团員安得烈激烈地喊道。

“对，再好的回答想不出来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說：

“你真幸福，依斯克洛夫，你和列宁說过話，”斯特列卡連柯說。接着他向工人們說：“弟兄們，把这个美人献出来，”斯特列卡連柯指着机車，“洗一洗，給它梳梳头，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五一节檢閱时，我們把它开出去，当做礼物送給列宁。我們再写封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們都連續工作了兩班、三班，星期六还参加了义务劳动！”

“你說得太过分了，斯特列卡連柯，”机車庫的技术員雷察克不

滿意地嘟囔着。“兩班、三班……”

“斯特列卡連柯說得對，”鉗工羅迪納支持斯特列卡連柯的提議。“在五一節前要把這破傢伙修成一輛真正的機車，就需要不少的勞動。不過上哪兒去弄銅和錫呢，一句話，上哪兒去找有色金屬呢？”

“我以機車庫技術員的身份對您說，”雷察克不肯罷休。“不會成功的。就拿昨天我們開出的那輛機車說吧，一共修理了二百一十六天。而這輛，您卻想在三個禮拜以內就把它修好！”

“依斯科洛夫想讓我們丟臉！”司機斯古拉從機車那邊的什麼地方喊道。“拖出一個死人，要想讓他復活。羅迪納說得對，金屬沒有……”

“你說的是什麼話呀？”羅迪納氣憤地打斷了他的話。“你是想用自己的意思來曲解我的話嗎？你高興了，以為找到了一個同盟者。可是記住吧，我不是你的同盟者！我們將日夜工作，五一節前一定把機車開出去！”

“一刀兩斷，一刀兩斷，斷得多么干脆！”機車庫鉗工莫爾日涅夫哈哈大笑。

“嘴上總是說不過你們的，”斯古拉說。“可是干起活來你們却……”他氣憤地揮了一揮手。

“干起活來我們怎麼樣呢？”莫爾日涅夫皺着眉頭問。

“你們老是在嘴上喊着：‘我們的機車向前飛駛，不到共產主義不停歇……’而結果呢，機器停了，不肯走了！於是你們又向人滔滔不絕地說，這是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每達到節日，你們總會有一套話的……”

“喂，閉上你的臭嘴！”響起了喊叫声。“你唱的是誰的調子？你想迷惑誰啊？”

“趁早給我滾開！”安得烈向斯古拉逼近了一步。斯古拉往後

退着，从門口窜了出去。

口哨声和嘲笑声在后面追逐着他。

工人们顿时活跃起来。

“同志们，我们今天就来动手干活，”依斯克洛夫提議說。“我們給全体铁路工人做个榜样。我相信，我們不会是孤軍作战的！”

馬上就組成了修車队，参加修車队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員和
非党工人。斯特列卡連柯被任命为修車队隊長。

老鉗工罗迪納的儿子，共青团支部書記瓦吉姆从一群坐在机
車旁的共青团員中間站了起来，用年青洪亮的声音喊道：

“共青团員决定連續工作兩班！”

“大家都要这样工作！別落在年輕人后头！……”工人们支持
着。

只有女办事員托瑪拉不滿意地嘟囔着：

“又是义务劳动……連玩儿的时间都不給……老是穿着工作
服，象个油漆匠似的。”

* * *

修車队从清早到深夜齐心协力地工作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員都連續工作兩班，許多人在机車庫中过夜，睡在工作台上。

但是补充到修車队里来的人員却很少。有些人不相信在三个
星期內可以修好机車。也有一些人心怀惡意地喊喊喳喳，并且想
尽办法妨碍工作。

一天深夜斯特列卡連柯下班回家。在离他家不远的一条小胡
同里，有三个陌生人截住了他。

“你是把自己出卖給共产党了嗎？”一个强壮的、身体很高的青
年人一直走到斯特列卡連柯面前，問道。

“我为自己的政权工作，”斯特列卡連柯沉着地回答，手里紧握
着一把大銼刀，那是他帶回家来准备在第二天清早修理一下銼刀。